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社會思想史

(二)

鮑斯德著

卓英願譯

社會思想史

(一)

鮑斯德著

徐卓英 顧潤卿 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九章 中世紀的社會思想

中世紀的社會思想，一部分是社會不寧狀態的反射，另一部分是從耶穌紀元至羅馬衰落的五世紀中思想和生活方面的結晶品。在這幾百年的時期內，教堂的神父們將基督教原始的教義，稍些加以更動。他們雖是承認人類固有的社會性，而且相信政府和一切社會組織足以消滅各種惡勢力；不過他們所教導着的，認為良善的政府之威權，是上帝給予的。政府是一種謀社會幸福的天然組織，因此人民對於良善的政府應該服從和忠順。他們所擁護的，是政治上權威的，不是革命化的原素，而且主張人類中主要的統一性。

羅馬人善於組織和行政的強烈傾向，也發現在教會裏面了——結果就形成強大的羅馬教會，具有傳統式的機構。自從羅馬衰落以後，羅馬人政治集權的傾向依然遺留在教會裏面，而且造成一種權力的中心，為教會歷史上光榮的一頁。

教會的神父們指示着人民的目光轉向另一世界，並準預天國的來臨。因此就有禮拜和供奉等種種宗教的儀式。社會改革的重要性，被他們忽視了。在事實上，當時社會一切不公道行爲，反而被認為磨練靈魂，以備到另一世界裏面去。

在第三世紀中，忠於教條一端，已成為基督教的主要論調。貧窮者在宗教方面，漸漸失去勢力；同時，富人們的非基督教勢力一天一天滋長了。教會組織內的貴族分子開始將貧民變為教會的特種階級。貧困的情形，完全聽其自然。等到羅馬衰落的時候，窮人們成為富者從事施捨以贖自己罪孽的對象了。

奧古斯丁的貢獻

拉丁神父中最偉大的，要推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西曆三五四年至四五〇年）。在他的那些著作中，有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就是上帝的城（The City of God）。在這一部偉大的著作裏，社會思想漸漸地從神學的討論內浮露出來。它有一部分的議論，是專為解釋羅馬衰落

的述明。衰落的最大原因是經濟上的關係，像奢侈的習尚等；和宗教的邪念，像信奉異教神等。奧古斯丁敘述了兩個城市，一個是唯物的和墮落的城市，即當時的社會；另一個是世外的城市——就是上帝的城市——它一定會獲得最後勝利的。

在中世紀的前半段，羅馬教和基督教成為社會上主要的動向。羅馬人的組織能力，漸次地張伸而形成有力的教會。基督教的勢力，是表現於一切高尚的理想，新的責任觀念，和修道主義上面。在當時幾百年的不安狀態中，教會成為唯一的安慰和寧靜的力量。不但建築了很多富麗的教堂，而且收容大批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窮苦者。在教會監護之下，這許多宗教的信徒們的生活，很有合羣和互助的精神。但是，在這種情形的進展裏，同時教會方面也發生了各種重大的弊病。

在中世紀的初段，社會充滿紊亂狀態的時期，教育運動也有相當的發展，就像查理曼（Charlemagne）所提倡的。同時封建制度也是滋長起來，而且成為中世紀最顯著的特色。封建主義使土地成為社會的中心制度。土地的享有權就產生權力，因此土地成為社會的和政治的勢力了。臣民宣誓忠順後，就可領受土地。在這種土地制度之下，人民分為三個階級：貴族、教士和農民。貴族階級

是統治者，握有軍政大權。教士階級或是貴族下的特殊臣民，因了他們自己所代表着的組織，也獲到土地的權力。農民雖是時常輕蔑貴族階級，可是仍得爲他們工作，而且擁護他們。

封建工業的結果，各種形式的公會，就從十世紀到十五世紀的時期內，發達起來。有時候雇主和工人們同屬於一個公會，譬如商人公會等。有的時候，公會形成了當地的專利機關。但是，通常這種公會的目的，是想改善它會員的狀況。

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宗教戰爭——十字軍戰爭，使社會發生了很多的變遷。這種戰爭給予貴族特種的影響，同時因爲戰場死亡的關係，使許多貴族都離開歐洲方面。結果就產生文化上的不安定，擴大了許多人們的眼界，而且發生了一種懷疑主義。最後，就引起宗教的改革運動。

個人的自由

中世紀的社會思想，得到條頓（Teutonic）民族很多的刺激。野蠻的條頓人貢獻了自由的觀念。他們特別注重個人。他們粗野而勇敢地表現着『個人的自由』而且推翻了無聊的教會儀式，

社會成例，以及有些生活上和品性上優良的理想。在另一方面，武俠和勇士的風氣，也許是起源於條頓民族。

教會也就利用了武俠主義。保護教會及其一切所有，成為勇士們的責任。武俠遂變為中世紀後半期的社會訓練的一種方式。它改換了人民的氣質，而且促進美德。不過，仍然保留着一部分具有軍事臭味的組織。

經院哲學的興起，發現許多和僧寺主義相反的方法。在第九世紀中，主要的思想家，仍舊不脫自然社會狀態的概念，這種狀態是充滿着紛亂的情形，而受制於政治的機構的。到了十二世紀，民主權的學說也只有一些微弱的閃光。當時的思想大都是屬於神學的。

教會由於寺院制度的關係造成許多中心地帶，藉以保存宗教上和理智上的遺澤。這許多中心地帶是無疑地成為極重要的因素，使頗有時代文化價值的東西，經過無情的摧殘，尚能保存不少。

因為寺院方面有了流弊，所以跟着發生積極反抗寺院的運動。聖佛蘭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 西曆一一八一年至一二二六年）從寺院中轉而投向實際的生活。他創始了一種復新社會的方法。他和門徒都生長在真正窮人的中間，爲其服務，並身嘗窮人經濟困苦的滋味。他們幫助窮人們，不是像用施捨以超度罪惡而求自己得到救濟那種行爲，他們是直接犧牲自己的生命。聖佛蘭西斯忽視普通教會式的慈善觀念，而全部注重實現一種新的和真實的社會力量。他自願放棄財產所有權，去度着窮人的生活，因此他的收穫是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得到的——就是窮人的觀點。同時，他也得到深入窮人心靈的門徑，不是旁的方法可以做得到的。因爲他放棄財富，接受實際上的窮困，所以能够直達窮困問題的核心。聖佛蘭西斯的動機是要求愛的生活。他對於窮人不是使用財物而是犧牲自己的生命。

經院哲學

依照經院哲學，一個人應當從理性方面去求到自然界的真諦，同時在教會的指導和堅定的統馭之下，從信心方面以求獲得超自然界的真諦。凡是關於信心和道德的一切事情，教會的教義

是至高無上：『哲學是神學的家奴，理性是信心的基礎。』

經院哲學經過四百年的進展，在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西曆一二二六年至一二七四年）的教義中，可算是登峯造極了。他就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加以發揮。認為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在社會組織之下，彼此互相結合，以達到各個的利益。個人應該採從賢能的統治者在政治上優良的指導，而且對於這統治者尤應賦予相當權力。阿奎那斯主張人是天然的社會化動物，因為在天性上人是賦有一種共同生活的本能。但人與人的中間，既有不同的思想、慾望和情感的衝動，所以具有統一作用的政治組織是必需的。人只有在社會中，纔能得到快樂的生活；而社會若無政治的組織是不能存在的。所以人類必需建立相當形式的政府。

『快樂的生活或專求發財的思想，只有貪欲的人們纔認為是很好的。』（註一）人類既是生活於社會中，必須幫助旁人，纔算是有道德上的優點。社會的公道是建立在休戚相關和互助合作的意識上。（註二）如果人民都能慎重地保護公共的福利，那末他們就可以有選擇官吏之權；然而他們如果流於腐化而致出賣其選舉權時，就剝奪自己的權利了。（註三）

阿奎那斯的思想是集中於他的法律學說上的。第一、在控制宇宙的方面，有一種永久的法則，含有神聖的意義。第二、是自然的法則，即人類將永久法則變為理性化。第三、是人類的法則，表現於社會制度中的。第四、是神道的法則，在聖經中可以發現，它是補充人類的法則之不足。（註四）『在這方面，陳述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和進化程序的社會分析論。永久法則下的神聖意識逐漸開展着，可以發見社會的歷史的演進，在這種演進的過程中，看到社會制度的自然起源，社會組織經過相當的作用而成為政治形式，最後，社會和政治都合乎上帝的意志。』（註五）

在宗教方面，經院哲學將宗教的神祕主義，變為理性化的形式。它將宗教建立於學術上而不建立於權威上，它是採取理解的方法，而非虛構的方法。

經院哲學增進了學術的進步，幫助和發展大學的活動。它鼓勵自由思想的滋長，可是它在十四世紀就漸趨於衰落，因此沒有給它良好的機會，以提創一種運動，製作歸納的或實證的哲學，或社會學。

中世紀的末期，還出現了其他各種思想。遠在第九世紀的時候，航海法典、陸軍法典和農村法

典等，已經完成於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以迎合社會的新需要。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尙未衰落，以前拜占庭的勢力，足以抗拒東方國家的勢力。拜占庭對於希臘的文學、藝術、建築術和法律，加以保存而且給以新的推動力。

意大利的文學天才丹提（Dante——西曆一二六五年至一三二一年）對於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很感到興趣。他想像了一個『至尊君王所統治的』世界社會，這位統治者不過問各個城市的瑣屑事務，只管全體人們有關的事情。在特殊情形上，各個城市應由特殊法律來治理；但是在共同的情形上，全世界應由一個人統治，而以全體都適用的法律來治理，以達到和平的目的。（註六）『人類整個的適當工作，是要推進那種能夠達到效能的整個理解力……而完成這種使命的主要條件，就是全世界的和平。』（註七）

阿剌伯有一位著名的歷史家和政治家卡爾敦（Ibn Khaldun——西曆一三三二年至一四〇六年）很詳細地和正確地描寫了阿剌伯人的社會生活。他將社會生活發展的各個階段，比諸個人生活的進化情形。這位卓越的歷史家主張：歷史不只是注意統治者、朝代和戰爭，它也得注

意到種族的關係，氣候的影響，人類合羣的法則，和社會生活的各階段。他想使歷史成爲科學化，甚至成爲一種社會科學。他擬定了社會過程的進化論，又發明了一個社會進化的螺旋學說，從最簡陋的粗野生活起，一直到最文明的都市生活止。

郎蘭的農夫詩

十四世紀的後半期，英國的一位民衆大詩人威廉·郎蘭（William Langland）寫了一部寓言詩，題名爲農夫披耳斯（*Piers the Plowman*）。在這一部著作中，被壓迫的勞工和農民階級，大聲疾呼地渴望着改善他們的境遇。他們都是由農夫披耳斯代表，這個農夫是一位神聖的勞工，最先從事於嚴正的思想生活。他是渴望改善社會制度的勞働民衆的領袖。除了農民以外，還有紡織工人、成衣匠、托鉢僧、賣唱人、商人和騎士等。各種各色的勞工都是神聖的。凡是勞心勞力的工人，如果真正賺錢過活，互相親愛和遵守社會秩序的和進步的法律，那末他們都成爲清高和完善的真理領袖。

郎蘭很動人地描寫英國勞働階級的生活情形和工作狀況。他主張生產的勞力應該得到無上的光榮。但是他並未指出實際上的解決方法。不過，郎蘭確認勞工對於社會的服務是神聖的。他也認爲安於貧困是最高貴的美德。他將基督也當作是一位勞工。郎蘭在十四世紀的社會信條，就是個人應該拋棄財產，加入誠真而窮苦的勞工隊伍裏，並須學耶穌的樣子，度着勤勞而博愛的生
活。（註八）

在某一種意識上，中世紀的社會思想是片斷的，但在另一方面說，卻也有經院哲學派的廣博的社會學說，討論着家庭、國家、慈善事業、社會組織、制度和社會的義務等問題。經院哲學派對於社會抱着目的論的觀點，因此他們主張由改善個人以謀改良社會。這一派的學者預先見到華德所主張的『社會導進論』，雖則他們不見得同意於這位近代社會學家所認的社會進步。中世紀的時期雖是包括好幾百年，可是新的社會觀念很少發現。這幾百年充滿着不安定的狀態，事實上是一個新陳代謝的時期，而民衆又缺乏知識，所以就沒有新穎的社會思想了。不過當時也有好幾位特出的思想家，除了查理曼和卡爾敦以外，還有阿伯拉德（Augustus Abelard）、孟格納（Albertus

Magnus、阿奎那斯·斯考脫 (Duns Scotus) 等。中世紀也有許多造福人羣的不朽的功績，好像哥德式的教堂、醫院、慈善機關和擔保權利的憲法 (Magna Charta)。中世紀初期的社會思想，有一部分還保存着，構成中世紀以後文藝復興時的社會思想的基礎。『國王和諸侯的紛爭，郡區的組織，公民地位的確定，農奴的解放』(註九)等，這許多社會的變遷，都足以表示中世紀的社會思想含有劇烈活動的原素。

反對罪惡(註一〇)

『這是勸羅馬人排斥邪教。勇敢的羅馬國呀，你們是里古列 (Reguli)、斯卡伏拉 (Scaevolae)、西畢奧 (Scipios) 和法畢利西 (Fabicii) 的後裔，應該希望着毀滅魔鬼們奢侈的、卑污的和無恥的惡行。如果天賦給你優越的地位，一定要拿真誠去洗滌和使它完美無缺。虛偽是足以污染和消滅它的。那末，請你選定那一條路走。你所得到的贊美，不是從你自己本身而要從真正的上帝所發出的；因為你自己也許會錯誤，而上帝從沒有過失。在好久以前，你們是得到絕大的光榮，但是（如

果要使至高無上的上帝滿意）你們缺少真正的宗教，使你們不知道取捨適從。現在你們自己都應該清醒起來，因為現在已經是白天了。你們也許對於自己的子女們，已經有了相當的覺悟，這許多小孩子們完善的德行和求獲到真理的渴望，是大家所十分重視的。甚至有許多人們盡力和邪惡的勢力掙扎，拚命去克服它，拿血的代價，替我們去換取真理。現在希望和請求你要領受這種真理，你和其他一切人們都得去做這認免除罪惡是光榮的城市中的公民。切不要去聽信敗類狂吠地攻訐基督和基督教，一面詛咒着世道的不振，一面又弄得世道更壞，因為不使道德滋長，反讓一切罪惡根深蒂固。現在的情形是你所不同意的，也不願將你暫時的宅舍寄託給它。所以，大家應該信仰着上帝，只要費掉一些力氣，就可以獲到神佑，永永遠遠享受。天國裏沒有香火，也沒有石築的宮城；那裏只有一位真誠的上帝，給你無限的福佑，給你一個偉大完善和永久的王國。你們不能再盲從那許多欺詐的和偽妄的妖魔們，你們得攆走他們，除去桎梏，恢復你們真正的自由。他們只是一些惡毒的魔鬼，他們的國境內老是充滿着痛苦。猶諾神（Juno）從來不悲懼托洛仁（Tric-jans）的一族（即是你們的上代）起來重興羅馬國，不像那許多魔鬼們（就是你們認為神道的）

嫉妬和憎恨人類享受永生的光榮。你自己對於這一層也有了明顯的檢視，因在戲劇裏面，總是將扮演魔鬼的優伶，做出種種醜態。我們現在希望你獲到自由，脫離一切惡濁的魔鬼，這許多魔鬼是拿着自己的恥辱和污穢加在你的頭上和沾染了你的名譽。你必須驅除這種不潔的東西，以重現光輝。你一定要向真正的上帝前面祈禱着，懇求上帝使你脫離那許多邪惡的妖魔。這許多妖魔是喜歡作弄，不論他們是認真的（那就是恥辱），或是假裝的（那就是陰險）。你要好好地潔淨你們的城市，清除這許多污濁的渣屑。你還得想一想，至高的上帝從不喜歡沾染人們尊嚴的東西。那末，你為什麼認為那許多愛惡濁的妖魔也會在天國裏面停留呢？而同時你又認為表演這種妖魔的人類，在你的城市裏，配上不站在最低賤的階級上呢？那至高無上的天國的城市裏面，真理就是勝利，聖潔就是尊嚴，快樂就是和平，永生就是延續。」

最偉大的善行（註一一）

「在希臘文字中有道德一個名詞，是說人類行為的至善，而這至善，只是至善的至善；並無其

他作用的；在我們達到了至善就可以得到福佑，所以我們也可稱它爲一個終點。企求至善既然只爲了至善，這種使人得到福佑的善行，有的人是從身體上獲得的，有的人是從心靈上獲得的，也有人是從身體和心靈兩方面獲得的。有的是身體和心靈，因此大家相信這至善一定是從那二者之一得來的，而且也存在在那二者之一的中間。所謂最後的終點，是一切行爲的鵠的，一旦達到了這鵠的，那末，大功就完全告成。另外還有人再加上一個第三者，就是榮譽、財富和一切利祿，總稱爲身外物。但這不能算是最後的東西，因爲它雖也爲本質而需求，但是可以授受的，而且它給了善人卽能爲善，給了惡人卽能爲惡。所以我們說的至善——就是有的人是從身體上獲得的，有的人是從心靈上獲得的，也有人是從身體和心靈兩方面獲得的——完全是從一個人本身獲得的。有許多人們是注重身體的，比較得遜色些；有許多人們是注重心靈的，比較得優越；而注重兩方面的人們是能將身體和心靈融會貫通，以希冀全部達成至善。所以，不論其爲一部或全部，總是屬於人的上面所申述的三種不同點，就分出三種哲學家，各人對於身體、心靈或兩者合在一塊兒，都有不同的見解。可是大家應該一起說，專重身體的不覺到愈快，專重心靈的也不覺得愈快，而只有崇拜上帝，